演說　五毒傳（蜈蚣）　楊曼青

五毒傳今天說到第三　若在戲台上講究　該當是陀頭和尚的打扮　唱戲的須是大武生的角色　這齣戲若到蜈蚣精上臺　總可說是大軸子了　到了演說上　不能仿照梨園行的規矩　作筆墨一變化　就許給蜈蚣精來個反串　比唱混元盒還熱鬧的多呢

且不說蜈蚣的扮像兒　先說他的原形兒　此蟲出於南方　大的能過丈　小的有二三尺　藥鋪中行常用的　也就在六七寸　治風最有功用　黃腦袋紅身子　俗名叫金頭蜈蚣　北方的蜈蚣　另是一種　名叫蚰蜒　咬上人非常利害　若把他分作兩截　他自能接上　學書上說　有蜈蚣每一節有一個腦子　兄弟早年見格致彙編上所載　有問鷄食蜈蚣一則　謂鷄食蜈蚣之後　多有蹺足閉目的　彼時鷄是何等意思　後見作格致彙編的先生並未答出　員理事隔二十餘年　今忽作到蜈蚣演說　以個人心理推究　鷄食蜈蚣　不能嚥數段之後再食　多是生吞整嚥　蜈蚣生入其腹內　想必是連咬帶鑽　鷄閉目蹺足之時　似乎不像好受　所以舊書上說鷄食蜈蚣醉　醉字說的頗有意思

古人會說　百足之蟲死而不殭　以其扶持者衆也　這是以死蜈蚣作比喻話　言有勢力之人　你別看他一旦忽然勢敗　焉知他就無有再接濟起來之人　墨子亦云　百足之蟲三斷不蹶　就以北方的蚰蜒說　若分他作三段　能爬往三下裏去　這沒有特別原故　就是因為生來的腿多

不怪而今在社會中有點兒勢力的人們　恐怕一人勢孤　明暗中必要交結些個一類的人物　不用說別的　就以這次選舉投票說　你多大的名望　怎麼夠資格　不去運動就坐在屋裏等着　臨完是一票不票　這麼着起來　社會與官場　不論是人好人歹　若沒有拉拔的　也就是黑糊〱的一輩子下去了　又豈獨蜈蚣爲然

商界小言　（瘦郎）

從前大家所不滿意於電燈公司者　不過因電燈公司既收洋又增價耳　現在電燈公司開股東大會　所有每尼特增價至二角六仙　現仍改爲二角四仙　而今而後倘用戶仍不會付給現洋　吾不知其將又有何說

時事冷言　（曼青）

昔人有句云　我有頭顱求善價　不知誰是捉刀人　隋煬[illegible]亦云　好頭頸誰當斫之　一位是語含感慨　一位是自知明　昨天本報要聞　載有司馬懿頭顱被人盜賣之說　嗚[illegible]一代英雄　千古後竟有戮屍之慘　曹阿瞞有靈　當含[illegible]於地下矣　當含笑時　亦曾自摸其頭顱否

家庭常識　化魚骨之極便法　（津人）

骨梗在喉　刻不容緩　余有一法　不須藥材　則將該魚之餘骨　取少許　置於頭髮中　徐行數步　則所梗之骨即[illegible]　此愈魚骨卡之一法也

選舉趣談　（吳康悟）

本屆衆院初選舉　各處所傳之趣票　已不一而足　昨有一友自廣陵來　言彼處開匭時　於尋常廢票中　得最奇之兩票　一用濃墨畫三圈　作〇〇〇形　此外並無一字　一則於票上大書十字云　（僕不受人舉　亦不輕舉人）　誌之以博一粲

戲場閒評　（俠公投稿）

有人問侯益隆演嫁妹　比何九如何　余答曰　聲調不如　身段過之

茶園

日起白天准演　角色合演

五齡童　耿[illegible]福

小菊延　馬笑雲

徐碧云　陸鳳山

余小廷　小奎官

小鳳山　小壽山

[illegible]斌大　劉春升　高斌峰　七斌銘　靳斌桐　徐斌壽　上斌虎　孫斌武

八本連台

天樂園舊曆五月初三日官工初四日准演拿手好戲

◎緊要新聞◎

總統秘電唐繼堯●據公府消息 前晚馮總統諭令秘書陳和亭擬一電稿 經總統核閱 蓋小印後 即專電處拍致唐繼堯 聞電祇一百數十字 電首明碼爲雲南唐督軍鑒 亭密以下 則秘不可知 當與時局問題有所商榷也

研究會與安福俱樂部之激戰●目前之大選舉 除西南數省別有後文 軍事紛擾各省 尚須展限之外 其餘北方數省最近正在各展神通 拚死決戰之際 國人羣相注目之安福俱樂部 雖內容極[illegible]秘 然即以表面而論 其大活動之痕迹 已不可掩 該機關與當道諸要人 聲氣相通 金錢勢力 然佔幾分優勢 自無待論 安福俱樂部固純然段派之機關也 與安福俱樂部有競爭之資格者 [illegible]在而論 仍推研究會 研究系之首領梁湯二君 既因徐又錚之故 與段合肥割絕感情 日趨冷淡 然梁湯固曾受合肥知遇之雅 梁湯二君素來義氣深重 雖無可奈何 不得不與合肥分離 一時未便遂揭反對之旗幟 故梁君則讀書天津 湯君則漫遊日美 避免政潮 惟恐不及 儼然與合肥人舊情未斷 論梁湯兩君之態度 確可謂善於自處者 但研究會中非僅梁湯兩君 研究派人物盡與合肥有深厚之關係 此等會員 固無與合肥藕斷絲連之必要 適値大選舉橫亙目前 安福[illegible]部勒馬傾槍 目無餘子之際 久靜思動 倉卒間與手下人才缺乏之某要人 不謀而合 因此結合研究會 無後援而得後援 某要人缺徒黨而得徒黨 門旗開處 儼然安福俱樂部之一勁敵 北方各選舉之競爭 仍不外此兩團體之決戰而已 據某君之觀察 研究會之金錢雖較之俱樂部相形見絀 然背城借一 其勢力亦不可侮 梁湯二君雖冷靜如故 而以同志之捲入漩渦 自亦樂觀厥成 果尚未知鹿死誰手 此兩派競爭伏線 由來已久 臨時參議院爲第一次決戰 此次新國會可謂爲二次決戰 其攻守進退之情形 儼然西歐戰場 德法相持之縮影 此等全班合演之武劇 吾人樂爲壁上觀也

我國烟酒稅之現狀●月來財政部與日人西原龜三之煙酒借款交涉 已成公然秘密 即日使館亦不否[illegible] 現各方面正極力反對 能否促財政當局之覺悟 尚屬疑問 今日既無國會以監督政府 則吾儕論界尤當加以嚴重之監視 勿使若輩得逞其爲所欲爲也 茲將本報所調查之煙酒公賣現狀畧述之下 我國烟酒稅實始自前清末葉 當時因財政支絀 倉促制定 其稅法之不備 稅率之輕微 自待言 每年收入僅六七百萬元 至民國四年 政府謀加收入起見 實行烟酒公賣制度 特設督辦區於酒事務處於北京 對於財政部爲獨立機關 設分處於各省 管理煙酒公賣收入及一切徵收煙酒事務 去年梁任公長財政時 改督辦全國菸酒事務處爲全國菸酒公賣局 隸屬於財政部之下 而部組織亦略有變更 稅制則仍舊 溯自公賣制度實行以來 政府有公賣利益與煙酒稅之二重收入

[illegible]口馬聚源廣告

本號自做紗緞呢禮帽紗緞絨六摺呢帽貂皮水獺海龍各式皮帽以加細麥稭草帽 一概精純新料 貨眞價實 如蒙惠顧 不負諸君之雅意

謝專門眼科許[illegible]

小女素患頭疼延及二目 瞖滋生 纏久醫無效 嗣聞許瀛環精理目障 專治頭[illegible]就之 調治二疾並痊 先生寓琉璃廠東北園羅家大門內 天樂堂孫繼先啓

倒沽通興錢莊聲明

前外牛血胡同門牌二十號南鴻興乾菓舖 舊舖東李世福情願將該舖底倒與張子餘名下永遠爲業 有該舖內外入帳及水印字據作押一切糾葛不涉等情 自陰歷四月三十日起限一星期均歸[illegible] 世福自行清理 倘日後再有發生[illegible] 新業主概不負責 特此聲明

中和園舊歷五月初三日官工初四日准演拿手好戲

他藥不效者本醫皆可保好除根 前門外楊梅竹斜街中間路南萬安堂張月樓

感謝許珍儒眼科撥雲霧而見青天

僕患目疾翳障睹物無光數月沉痼一旦經先生治愈先生 前門外廊房頭條西首路北 西直門外白潤亭啓敬

臭胲氣汗粉 專治男婦腋下之臭汗氣 此症爲夏天薰蒸之臭氣甚烈 得者多由於傳染 或平時好吃煎炒厚味之物 致使中發生狐騷之氣 實在令人難聞 本室有見於此精心研究此粉 每日敷上二三次立能見功效 購者認明 氏製 每盒售大洋五角 代售處 前門大柵欄華美藥房 東安市場西門中興號 西四南會源永 前門大街中美藥房

據民國四年之調查 公賣利益一項 已有二千餘萬之收入 而年年尚有增加之希望 然五年以來內亂不已 致不能舉良好之成績 今日各省之煙酒稅收入 實際若干 因稅率隨處而異 不能得確數 唯民國五年豫算中 列全國烟酒之收入爲一千餘萬元 與實際收入雖不中亦不遠矣 加以賣利益 則每年兩項收入 當在三千餘萬元以上 若對於稅制及徵稅方法 能力求改善 則其每年入可在鹽稅之上 由此觀之 則煙酒稅實爲我國最有發達希望租稅之一 無怪日人八方運動思攫莫大之利益也 我國人其注意之

吳孚佩電述招撫書●頃聞公府接到衡陽吳佩孚拍來長電一通 內述招撫南軍方畧甚詳 特述致南軍士招撫書 其書云（上略）如執事憬然悔禍 一反曩昔負固之爲 同作擁護中央之計 則民國法素寬 自當不追既往 佩孚已將此節禀請中央 凡受撫之官佐士兵 悉仍舊職 共策將來（下略）一俟南軍覆到 再行電聞云云

太永寬佔領三水清遠●飛足報李陸總司令鑒 轉兩廣巡閱師鈞鑒 現據統領陳翏朱廣勝朱北興等報稱 敝軍率領各營隊 於本月二十七（十八）夜佔領三水屬之永平白坭 清遠屬之三坑逕口等處 已墾樂戰濠 分守要隘 以便大舉進攻 請即催令前方各路 赶緊會合猛進 俾早肅清等情 除飛令從速收復各邑外 謹先轉報察核 平粵軍第三路司令太永寬叩呈

武漢之流行病●漢口通信云 武漢自入夏以來 即天時不正 寒暖無常 居民偶一不慎 感冒即隨而入 近更流行一種時症 傳染甚速 初起時頭腦悶脹 喉頻欲吐 且口渴心煩 熱度常在百度上 旋即如癱 而其病轉劇矣 武昌則以望山門文昌門一帶爲盛 長街司門口次之 山後又次之 漢日則幾於全鎮皆是 華景街某中學校員生之患者幾至無人上課 石碼頭某疋頭號店夥六十餘人患者竟至四十人以上 即名醫如楊小階楊秉三亦均病莫能興 亦可見其傳染之速矣 藥肆則大其利 如武昌之劉天保 漢口之葉開泰 及萬鶴齡等 每日售錢均在數百串 或千串不等 他如時之醫生及躉脚之郎中 獲利亦較平日在十倍以上 所幸此症尚未爲危險疫症 蓋記者亦病中之一也 前數日稍爲沉重 近兩日則節飲食 愼嗜慾 今日竟已霍然矣 惟外間不察 每有一種煽惑之言 或謂莧菜之瘟 或謂黃瓜之疫 人民貿然聽之 竟相率而不食 新鮮之菜蔬 且人人存一自之念 此雖人民之無常識 要亦天災之流行也 嗚呼 人禍未已 天災又來 哀哀鄂民 曷其有

本京新聞

得賞謝恩●舊歷五月初一日 清室太傅徐世昌 內務府大臣世續 紹英 耆齡 書房四老師陳寶琛 伊坦 朱益藩 梁鼎芬 均蒙清帝賞給節賞洋一千元 那彥圖 溥倫 各賞洋四百元 載濤 載澤 載潤 各賞洋二百元 乾清門侍衛等共賞洋一千元 大門侍衛等共賞洋五百元（以上俱交通票）均於初二日早八點進內 在毓慶宮清帝前謝恩

吉祥園　初三白天靠相大會　初四全包堂會　初五斌慶社准演混元盒　價目　頭等二十枚　二等十六枚　概不加錢

公司開會●本月九號北京電燈公司開股東大會　是日到會數百人　首由總辦蔣式瑆等報告一年經過理一切情形　繼由衆股東提議　公司每月所收電費　既均改爲現洋　所有從前每由尼特售價二毛[illegible]仙加成二毛六仙　現仍改爲二毛四仙　從本月一號施行云

自戕詳情●旅客自戕一事　已誌前報　茲調查詳情如下　王鈺字崑山　年二十四歲　原籍直隸邢台[illegible]人　遷居綏遠薩拉齊縣　家有父母妻妾兄弟　富於資財　惟王性好冶游　不務正業　二三年前曾[illegible]冶遊　染患花柳症　致雙目失明　去年舊歷三月間　伊攜資來京　名爲醫治目疾　實終日仍在各[illegible]寮住宿　一年之中　約計浪費二萬餘元　欠債累々　不能償還　屢電家中要錢　家中來電只令其速歸　並電稱如有債務　儘可偕債人同至家中　一律清還等語　伊接電後　心中抑鬱　性情又[illegible]燥　其素識人姚以佺孫中珪等　均極力勸其回家　王某遂於六號決定歸計　將行李收拾妥當　臨[illegible]之前夜　伊又至石頭胡同翠福班妓女張玉福處住宿　天明後始回中興旅館　彼時其友人郭虞廷等均至旅館等候送行　王某見後　尙談笑自若　不料伊自殺之心已決　少頃遂暗持手槍　到友人孫[illegible]珪住房內自行槍擊太陽穴　登時身死　隨經該旅館報呈報外左一區　電請地方檢察廳　當時派[illegible]會同該區臨時檢驗　王鈺委係自戕身死　隨傳案內人証　詢問並無別項情節　除電告伊家外　其[illegible]身已由郭某等代爲棺殮　由檢察官發給執照抬埋了　好冶游的　可拿他作個榜樣

開彩預誌●龍泉孤兒院　近因經費困難　無法籌措　特集合同人　共議將本院織科所出電光紗緞國布疋等織品　分配等第　贈品勸捐　已蒙警察廳核准　聞定額一萬張　每張售中交票二元　頭[illegible]贈品値洋兩千元　分陰歷六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公園舉行開籤云

火車失愼●八號京漢鐵路由保定開京第二十七次慢車　行至長辛店地方　三等客車軸內油乾　以致[illegible]火　經司機停止車頭　巡警及夫役等大家將火撲熄　僅燒燬三等客車一輛　幸未傷人

眞是暴病●西便門內大街　昨日有一賣花生人　挑着兩個蔴簍子　覺着有點不舒服　遂將挑子放在[illegible]邊歇息　後來連話都沒說出來就死啦　經地方檢察廳驗明係因病身死　飭令抬埋（您說這是什麼病[illegible]

土客何多●近來私販煙土的　日見其多　聽說前門外雲居寺居住有王某弟兄一人　新近由東省運[illegible]大宗黑貨　現已到京　有該管之責者　幸祈注意

新婦變蛇●東便門外黃木廠地方居民馮永立之子家祥　現經媒人說定大槐樹村郝繼珍之女爲室[illegible]於陰歷上月二十九日迎娶　是日下轎之後　將新婦攙入洞房　不期一轉瞬間　該新婦竟變成一條[illegible]蛇　磨牙吮血　勢甚可畏　當即通知女家　沿路尋踪　並無所獲　然男家所發見之巨蛇　移時即亦不見[illegible]

覆選揭曉●京兆覆選昨日舉行　投票結果　康士鐸張滙泉孟錫[illegible]常又當選　候補當選人舉出包庸一名　餘三人今日補選

吉
五月初五全慶
▶小小樓　范斌　趙綺霞●
小紅花　彭斌連
俞華庭　王斌才
少霞　于斌榮
李斌祥

五芳照像館新張廣告

[illegible]時被焚茲因惠顧諸君多以重新組織相勖勉爰於第一樓內擇定房屋改名五芳照像館已於五月二十六號開幕屋宇清雅佈景新奇材料鮮明價目克己新張一月期內一律照價九折以副惠顧諸君之雅意焉 電話南局二千四百十一

買房聲明

今由中人說合買定萬宅住房一所座落在順治門外教場頭條胡同中間路西門牌四號計灰瓦房四十二間既經買妥所有萬姓親族人等有無糾葛及指房借貸等事均歸萬姓清理不與新業主相干特此登報聲明 振德堂李[illegible]

介紹世代良醫

安定門內寶街迤南懷安堂劉君雲浦家學淵源懸壺已歷數世花障劉先生別稱久經口碑播揚[illegible]衛字[illegible]驗尤甚特鳴報端以期週知 介紹人 戴瑞峰 李遠亭 王子鈐 張沛泉 王嘯雲 張春園 福子昆 張[illegible]

同樂 舊歷二點 五月初三日官工 初四日準演 拿手好戲

來函照登

有小孩者注意 （基督徒何紹懋來稿）

昨本館接到東四牌樓公理會函一件 照錄如下 敝公理會北堂教師石先生小孩（小名柱子）年五歲 昨日二鐘時在門前玩耍有一人年約十五六歲 拏櫻桃給他吃 對他說你愛鴿子（小愛）你要是要 我帶你上我們家去取（引誘之術在此 你想小孩懂得）柱子就跟他走 走在全府（該地在齊內北城根）他把柱子上身衣服 蒲脫下來 叫他赤背（爲是怕人看出來）又叫柱子走 走在南小街地方 恰巧有敝會執事羅君遇見 看出小孩來 再三盤問 見他言語吞吞吐吐 顏色改變 身子哆嗦 形迹異常疑 於是乃喚巡警 將他帶到左二區 石先生當晚將孩子領回 失而復得 真僥倖極了 倘若失而不得 也是白着急呀

小孩的主兒 千萬注意 千萬不可叫他在門前玩耍 也不可以叫他獨自一個上街 就請拿我們石先生這件事當個樣子看 要緊要緊

左二區署長先生 千萬要審問明白了 就拿一五六歲十大的孩子 爲此有那們大的胆子 就敢拐人呢 這其中必有緣故 一定有人所使 什麼事還有你們先生老爺們不明白的嗎 請您想想若不重重的懲辦他們 將來他們還不定拐多少人哪 以國都重地眼皮底下 且警區林立 居然大拐活人 真真奇事 鄙人聽見我們石先生小孩失而復得 也喜歡也害怕 喜歡的是失而復得 害怕的是失而不得 古人說的 有備無患 真此是至理名言 再吉有地方之責者 以後也要多加小心 使我們北京城 再沒有[illegible]孩子的 那也是你們地面上先生老爺們的德政啊 總而言之 有孩子者 應當多加注意 也應當多加注意 久知貴報主持人道 務乞登出是所至盼 敬請撰安

何紹懋鞠躬 六月十日

冠蓋往來

昨日東站出京 公府諮議王錫彤 前湖南巡按使陶思澄 內務部僉事沈國鈞 陸軍中將馮祥光 西站出京 參謀總長蔭昌 指揮使徐邦傑 參陸辦公處諮議田書年 東站來京 參議院議長王揖唐 前內務次長言敦[illegible] 衛侍武官邱玉昆 鄭大爲 于思曾

命令

大總統令 內務總長錢能訓呈准福建督軍兼署省長李厚基咨請任命邱樹榕爲福建省會警察廳技正應照准此令 又 新疆省長楊增新咨請以業東本陞補索倫營領隊應照准此令

中華民國七年六月九日 陸軍總長段芝貴[illegible]

羅興泰涼席雨傘發社

本號自運涼席雨傘銷售以來歷有年矣久蒙惠顧者歡迎勿待贅述今又新到大小各色涼席照行發售比衆格外公道以副向來惠顧之雅意開設內市北頭路東 羅興泰涼席雨傘店謹白

北京萬國儲蓄會緊要聲明

本會章程第十二條項下有儲戶達四千號者即分爲兩號頭標各得洋二千元二[illegible]各得洋一千元云云已於民國六年十一月爲實行之期此外三四五等標均有兩[illegible]則已達七日元以上凡屬本會儲戶皆得享此權利未經入會諸君欲知詳章寄示姓名住址即當奉贈▲大注意本會照章除償本分紅外所[illegible]會儲戶每月均享款二千元與經之權利未請入會諸君從速將姓名好址開示絕妙機會幸勿交臂失之 有京東交民巷瑞金大樓總[illegible]進[illegible] 電話東一五二二號 總會上海洋涇濱五號 分會天津 山東 山西 [illegible]南 各大商埠

恆豐棧歇業廣告

啓由丙辰年在後門外路東開設恆豐棧煤油紙烟生意近因意思不洽議定歇業除[illegible]停止營業外祈往來各號赶爲兌帳清結以清手續謹白 衆股東謹啓

勸業場會文書社遷移廣告

本號向在勸業場開設歷有年所售學校用品書箱等無不克己久爲各界歡迎今[illegible]場失慎敝號現於舊歷五月初四日移在房頭條中間路南照常生理所有華洋書籍[illegible]羅碑帖湖筆徽墨內紙信箋白銅墨盒象牙圖章日西美術明信片承辦鉛石印名片等較常格外減價從廉以副諸君之雅意賜顧諸君請臨[illegible]方知言之不謬也並代售李竹堂先生人物畫實

講演聊齋

仙人島（十六續）

湛引鈞

且說王龍齋　被芳雲數落了一頓　只好抹個稀泥　連々哀告　芳雲被他魔的無有法子了　這才說咱們着　我給你治一治就是啦　但只一節　這路病症　必須看明患處方才能伸手（大藥房　憑方找病管不了這一門）龍齋一聽　赶緊說　那是自然　剛要褪中衣　芳雲隔着衣服　摸了一把　就聽他口念々有詞　說黃鳥黃鳥　無集於楚　王龍齋先一聽　只當是黃鳥叨鐵兒　芳雲要算靈卦呢　及至設下句來　才知他是背詩經　不由得哈々人笑　笑完之後　自覺病體全愈　登時納悶兒的了不得　也解是怎麼件事　後此夫婦和好如初　可再不敢同明擋搗亂啦　說書是無話即短　一悅兒又過了幾個　王龍齋這一天　忽然想起家中拋下親老妻嬌子幼小來　不覺動了歸思　心中這檬想　又不敢告訴雲　只不過暗中掉眼淚　這天想念到萬分難受了　心說我碰着說一說　萬一他肯跟我回家　那不閒兩頭兒大呢　我冉央求　一頭兒去　打定主意　乘着夜深人靜　這才對芳雲說　我自從天上掉下來不知不覺　有小一年咧　雖蒙岳父老泰山　將你匹配於我　而且吃喝穿戴　檬々兒供給了個很周到我是十分感念嚶　但是我豕中還有父母在堂　爲人子的　永々見面　豈不與孝道有虧嗎　我打算同商量商量　我回家看一看　不知賢妻你可肯放我走不肯　芳雲聽到此處　並無難色　說　也是爲人所當有的天性　你要回家　這並不算什麼難事　但只一件　你要想冉回這仙人島來　可就不得能夠　龍齋一聽　急得直掉眼淚　說那我可捨不得你　你何妨也跟你到我豕看一看去呢　要論我的家業比不上你們這裏　也還不至養活不起你　也不至於讓你受什麼委屈　芳雲聽到此處　綢着眉頭子了半天　歎了口氣　說聽你說得怪可憐的　明一天我對老父說明　跟了你去就是啦　龍齋一聽大奶點頭　別提多高興了　說既然如此　全仗你好話多說吧　當夜無書　次日天明　芳雲進內陞　把稟明父母　桓文若出來　見了王姑老爺　說老朽聽女兒說　賢壻近日屢動歸思　這也是人之常情等一半日　我預備酒席　與你夫妻餞行就是了　龍齋一聽　這堂也畫下來啦　々外　三堂嗎　心中越發激芳雲嗳　連忙起身做揖　說小壻蒙岳父恩待　本捨不得回去　奈因老親年邁　而且這些日子　音不通　故不能不回家探望探望去　老泰山還要設席祖餞　越覺慚愧了　桓文若說　也不過一杯水酒敬而已　因爲小女尚有應規着的些瑣事　故爾要遲個一兩天　王龍齋心中有了盼望　不敢再催促了兩天　果然桓文若仍在大庭上　調擺桌椅　羅列杯盤　請王姑老爺首座　女兒次座　自居主席酒讓菜　彼此周旋了會子　座中並無陪客　王龍齋近日被芳雲搶白的　不敢談詩文了　低頭兒大吃喝　吃完方要起席　見小姨子綠雲　從外面提籃而入　可不知籃中裝着何物　大略着必是別敬的土

第壹
五月初三夜戲
金鋼鑽
李桂芬
鐵公雞
金月蘭